

1814

湘西文
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3
总第 28 期

湘西文史资料

第28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湘西文史资料

总第二十八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主 编 张二牧 副主编 傅冠群

责任编辑 张二牧 傅冠群 谢心宁

《湘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发行

湖南省吉首市团结西路8号，电话：223833

邮政编码：416000

四川省秀山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30千字

1993年3月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2.50元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6849

国内统一刊号：CN43—1012/K

主 编 张二牧
副 主 编 傅冠群
责任编辑 张二牧 傅冠群
谢心宁
封面设计 李万隆

ZA38/05

目 录

县市文史资料选登

黄家振与护国运动	陶 儒	(1)
水沙坪历届打洞情况概述	宋 鸿 李恢燧	(14)
著名公路专家彭静伯	彭秀饭	(21)
怀念祖父雷成五	雷美艺	(27)
杂忆保靖解放初一段工作	彭恩普	(32)
民国时期的保靖教育	郑欣平	(37)
岩洞骷髅之谜	石家齐	(43)
永绥县城乡事变前前后后	宋运昭	(50)
我在国立八中校本部	高庭碧	(61)
尊师黄穆如先生	田 力	(66)
护国、护法战争中的一支“筹军”	周少连	(71)
截杀顾家齐前后	田儒雍	(74)
粉碎美军细菌战	韩星旺	(79)
让电流通过全身	张显坤	(84)
古丈名茶夺魁经过	向明权	(87)
古丈毛尖 盛誉中外	向精华	(90)

深切的怀念

悼念田仲达兼读《田仲达诗文专辑》	彭 劲	(93)
怀念热心文史工作的谢经纬同志	田荆贵	(99)
为建设湘西添砖加瓦	谢经纬	(101)
深切怀念伯熙同志	张二牧	(107)

- 往事难忘忆老杨 傅冠群 (113)
回忆杨伯熙同志 胡有祺 (116)
赖伯熙同志 郑绍周 (119)
我与孙锡华先生的交往 彭景星 (120)

革 命 历 史

- 关于苏区生活的一些回忆 郁文等 (123)
贺龙在湘西三次查处市票 郭立格 (138)
湘鄂西苏区货币的装饰特征 龙思建 (141)

读 者 评 书

风云录·民俗志·人物谱

- 读《湘西名镇》 石水生 (149)
一部珍贵的史料
——读《李烛尘资料专辑》 刘仁民 (152)
- 湘西州七届政协文史委员会组成人员 (155)

黄家振与护国运动

陶 鏞

在龙山各族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在推进旧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在反帝反封建、争取自由民主斗争的严峻岁月里，1916年黄家振率领的讨袁护国运动，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声威之浩荡、人员之众多、战斗之激烈，可谓空前少有，蔚为壮观；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波及之广泛，可谓三省俱震，老幼皆知。一代名人，传为佳话。

封建家庭的叛逆者 激进思想的启蒙人

龙山县讨袁护国军司令黄家振，排行第二，字壑琴，讳震铎，时人称“二公子”或“壑琴二老爷”。1875年（清光绪元年）10月24日出生于龙山县城南门外凤阳街的赐衣堂。黄氏家庭世代书香，家资巨富。黄家振的祖父黄本×，在京城户部做官，人称“五老爷”。叔祖父黄南轩，人称“六老爷”，绰号“黄铁脑壳”，在家经营土地。两兄弟拥有良田四万余挑稻谷（合八千余亩），是来凤、龙山两县的首富。黄家振的父亲黄祥甫，也在京城做官，由主事员外郎迁升为四品以上的大员。其堂叔父黄兆鸾（黄铁脑壳的长子），也在京任员外郎。黄家振就出身于这样一个大封建地主官僚的家庭。

黄家振从小就随父母在京城生活，接受了专馆夫子的严格教育，对中国古典文史有较高的造诣，景慕《史记》、《列传》中的

侠人行径。后来，在戊戌变法的维新思想影响下，专心攻读新学，对英文、日文很有钻研，功底较深，才华洋溢，可谓学贯中西。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黄家振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被派往日本学习警务，成为龙山首批留学生。在留学期间，由于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同时又与“同盟会”的一些仁人志士建立了联系，对日益腐败的清朝廷和封建社会制度，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他在同学中经常议论时局，抨击满清政府，认为中国只有走西方的治国之道，废除君主制度，振奋经济，才能富国强兵，不受外敌的侵略与侮辱。四年的留学生涯，使黄家振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的孝子贤孙，转变成一个叛逆者；从一个君主统治的忠臣贤士，转变为一个激进思想的启蒙人，成为具有浓厚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激进派人物。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黄家振学满回国，以学业优异的评语留在京城巡警部任翻译官。两年后，黄因正室不育，而年已34岁，以请假探亲为名，回龙山纳婢女龙翠霞、彭翠云二人为妾，从此便在故乡长期定居。后龙翠霞生子黄亚平，彭翠云生子黄亚辛，复又生女黄亚芳。

黄家振回归故乡后，轻财重义，一掷千金，颇有富家子弟的翩翩风度。他身材细高，面皮白净，温文尔雅，和蔼近人。虽讲一口“京话”，但从不炫耀门第，卖弄才华，而是与人亲近，谈笑风生。他广交朋友，个性豪爽，肝胆照人，接纳江湖有识之士，颇有“春申君”的遗风。江湖的朋友赞誉他是“贫富知交态，贵贱见交情”的仁义之士。他的这种广交朋友、疏财仗义的开明作法，为后来起兵讨袁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积极响应武昌起义 发难夺取封建政权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湖北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第二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推翻

了满清政权，从而结束了中国几千来的封建君主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

喜讯传来，人人奔走相告，各地纷纷举事响应。10月22日，湖南光复省会长沙，成立了军政府。尔后，云南、四川等地宣告独立。旬日之内，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

具有浓厚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黄家振，得到辛亥革命的喜讯后，不顾父母兄弟在京之安危，立即与主张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仁人义士联合起来，在龙山县城“发难”，以实际行动响应武昌起义。11月3日，他率领一伙革命义士，手拿刀枪棍棒，冲入知县衙门，强迫满清政府的龙山知县赵梦兰交出县府大印封存，接管了“三班”、“六房”，成立了龙山县地方临时革命政权。

而当旧县印封存，新的民国县印尚未颁发之际，为了安定民心，推进工作，黄家振心灵一动，借用城隍菩萨“敕封昭佑王”的黄金大印，立即出了安民告示，向全县人民庄严宣布，满清王朝的龙山旧县政已推翻，属于中华民国的新县政已建立。黄家振的这一异常举动，充分体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志士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后来民间流行的三棒鼓词这样描述道：“‘反正’着了忙，去找昭佑王，黄金大印借出堂，安民告示盖几张。”

黄家振在主政龙山临时革命政权期间，为了推动形势的发展，动员民众彻底与满清朝廷决裂，他组织和策动县高等小学校的新派老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剪辫子”运动。全校师生，群情激愤，顷刻之间剪掉了头上的“猪尾巴”。同时，师生们列队守住县城四门，大力宣传推翻君主政体、建立中华民国的重大意义，动员人们自觉地剪除头上的辫子。仅几天时间，全县绅民大多数都剪掉了作为满清朝廷“忠顺良民”标志的辫子，充分显示了龙山各族人民响应革命、顺应潮流的坚强意志。

1912年元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5月，湖南都督府任命李运棋为龙山县首届知事。

这时，黄家振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和权势，立即与李运棋介绍革命后龙山县的县情，主动交出了临时主政的权力，并与许多民主革命人士联合，一致拥护李运棋的革新工作，将临时政权更名为“龙山县行政公署”。在此期间，黄家振与原地方“发难”的首领一道，在首届知事李运棋的领导下，遵循《临时约法》，破旧立新，兴利除弊，改革官制文礼，建立基层行政组织，执行《湖南田赋新章》。

借用道标军事力量 坚决镇压复辟势力

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华民国的建立，君主专制政体的废除，这是符合民心、顺应潮流的伟大创举。但是，一些依附于满清朝廷的遗老遗少，不甘心于手中权力的丧失，心怀不满，阴谋暴乱，妄图复辟。当时龙山县的保皇余孽头目、卸任知县饶儒卿，纠集一伙地痞流氓、江湖暴徒，在南正街傅大先生私宅密室，策划夺权阴谋，妄图推翻建立不久的龙山地方民国政府。

首先，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造谣中伤，捏造事实，在城乡蛊惑民众，激起大家对新生的革命政权——龙山行政公署的不满。遗老遗少们污蔑县行政公署“帐目不清，贪污受贿，中饱私囊”，诋毁首任知事李运棋“行止有污，不是为民谋利的父母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激起民变，妄图达到复辟旧政权的目的，以便抬出“饶大老爷”出山，主持龙山的政务。

经过一番密锣紧鼓的准备后，这批遗老遗少终于动手了。1912年7月某日，在饶儒卿的背后指挥下，黄门败类文秀才兰家骥，联合老城龙氏、三塘陈氏家族，并雇请了刺客杀手、地痞流氓几十人，蜂拥进入县行政公署衙门，打着请愿的旗号，要求公布财政开支，答复质询。知事李运棋为尊重民意，从大局出发，置个人生命安危于不顾，冒死接见。只三言两语，暴徒便群起攻之，骂声不绝，阵势大乱。这时文秀才兰家骥怒气冲冲越过人群，猛力

上前抓住李运棋的衣领，雇请的职业杀手田九把式，按事前预谋，刀隐肘后，急步上前，近身直刺李运棋要害。龙山县民国政府首届知事李运棋就这样倒于血泊之中，以身殉职。

李运棋早年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千里迢迢从长沙来龙山就职主政，壮志未酬身先死，惨遭暴徒杀害，令世人悲愤。据说，李在弥留之际，天空突然狂风暴雨大作，大地一片漆黑不见五指，时间长达十余分钟，真可谓“天地动容，草木含悲”。建政初期，李忙于公务，衣裤很久没有换洗，而死后入殓时的中衣，血迹斑斑，蚤虱出没。遗物只几件旧衣，数卷残书，可谓“两袖清风，贫穷如丐”。他的这种清正廉洁的品德，以身殉职的无畏精神，在龙山人民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保皇余孽发动戕官暴乱后，行政公署的主笔师爷贺文渊，率公署职员由西花厅越墙撤入西街本宅，并派人把此讯走告黄家振。黄闻讯后，立即派人前往西正街驻军道标处，请求火速派军队平息暴乱。驻军道标立即出动了武装，赶赴现场弹压。暴徒见军队到来，纷纷四处奔逃，惊慌如丧家之犬。驻军立即关闭了四方的城门，大力搜捕乱党分子。于是，这场反革命暴乱立即平息下去。

李知事以身殉职后，在这危难之际，黄家振挺身而出，代行知事之职，很快恢复了社会秩序，安定了人心，巩固了新生的民国政权，粉碎了以饶儒卿为代表的遗老遗少们妄图复辟帝制的美梦。

戕害县知事李运棋这一反革命大案，后经侦破，主犯兰家骥缉拿归案伏法，凶手田九把式越城逃走，潜往他乡。而后台饶儒卿通过重金行贿手段，在上买通关节，逍遥法外，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实不平民愤。

参与讨袁护国运动 声威震慑三省边区

1915年12月12日，窃国大盗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在北京宣布恢复君主专制政体，悍然称帝，改元“洪宪”。袁的这种倒行逆施行为，引起世人愤怒。云南的蔡锷、唐继尧，首先举起义旗，组织“护国军”，通电讨袁。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护国讨袁运动风起云涌，席卷中华大地。

1916年（民国五年）初，效忠袁世凯的龙山县知事彭世荃，发布文告，带头拥护帝制，率先启用“洪宪”年号。彭世荃的这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激起了全县各族人民的愤怒，引发了龙山地方护国讨袁的大风暴。

龙山县以黄家振为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志士，运用其“民国反正”在地方“首难”的政治声望，联络各地富绅，暗中组织各方势力，聚集人员，筹集器械，准备相机举事，以实际行动响应讨袁护国的号召。

经过周密的策划和精心的准备，讨袁护国的群众运动已基本在全县上下形成。在大达乡，由同盟会会员郑仲文倡导，组织了由袁凤庭率领的一个大队的兵力（仲文在起义后不久，奉召赴云南，途中被巴沙湖恶势力杀害）。在常德、澧州道上，由白河码头的哥弟会龙头大哥高琼轩，邀集郭玉泉、向志高等人，把“仁、义”两堂的众家哥弟共1000多人召集起来，准备参加护国讨袁运动。在明（溪）、二（梭）一带，由秀才瞿子房牵头，聚集了湘、鄂、川三省边区的近千名青壮年，待命行动。在五寨、捞车等地，由洗车河的望族陈霭庭带领各族子弟数百人，积极准备参加举事。在洛塔安营扎寨的米寿山、彭南川等人，率数百精壮的乡勇，随时听候召唤。在马蹄寨，曾槐荫已亮出了起义的旗号，召集各方势力。

1916年3月底，龙山县讨袁护国军的各路人马共4000多人，

云集马蹄寨“团营”，一致推举黄家振为龙山县讨袁护国军司令，召开了誓师大会，传檄四方，起兵讨袁。两天后，讨袁护国军浩浩荡荡向龙山县城进发。

讨袁护国大军抵达洗洛、十字坪一带后，研究布置如何攻打县城的事宜。这时，汤燕清带了老城附近的邻里亲朋，晏海峰集合了小井沟前后的宗族子弟，酒客殷武山携带快枪两支，烧腊客赵吉臣手执锋利的梭标，以及绿营退伍老兵滕二副爷邀约在乡军人数百人，也纷纷参加讨袁大军。这样，仅数日之间，讨袁护国大军猛增加到5000多人。

效忠袁世凯的龙山知事彭世荃，慑于护国军的声威，乘夜深人静之际，暗率县城内的巡警队北逃。翻过茶亭寺，涉过酉水河，依附于湖北省来凤县的北洋军王笃庆。

4月3日，讨袁护国军先遣支队占领城南天王庙的制高点后，为查证落实彭世荃是否外逃的情况，曾槐荫自告奋勇，双手高举“火牌”（张贴讨袁檄文的高脚牌），只身勇闯虎穴，健步登上南门坡，叫开城门，昂首阔步，把“火牌”高置于县署大堂之上，并向县城绅民，愤怒揭露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窃国罪行，充分体现了讨袁护国军的英勇气概。

讨袁护国军司令黄家振立即领兵入城，绅民夹道欢迎。县城光复后，出了安民告示，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并严密部署了守城的防务工作，随时注视着湖北方面袁军的动向。马蹄寨支队长曾槐荫奋勇搬“火牌”，只身建树奇功，被大家一致推荐升任为龙山县讨袁护国军副司令。

4月6日凌晨，天刚蒙蒙亮，驻防湖北来凤县的袁氏精锐北洋军王笃庆团，出动了一个加强营，携带当时新式的“水机关枪”和“盖板枪”等锐利武器，气焰十分嚣张地来进犯龙山县城。北洋军越过茶亭寺的山坳，抢占了紧靠北门的太阳宫（现在电厂所在地）制高点，在两军相距不到百米的攻击线上，用水机关枪向城

门、箭楼等防守要点猛烈扫射，步枪的“排子枪”也不停地射击，其攻势的确凌厉，给守城的讨袁护国军造成很大压力，形势十分严峻。

由江湖子弟组成的北门守军高琼轩支队，是一批闯荡江湖、经过风险考验的舍生忘死之辈。在此紧急关头，他们临危不惧，凭着几支快枪和一些土枪、鸟铳，沉着应战。手执大刀、梭标的队员，搬来石块、砖头，也不停向冲至城下的敌散兵猛打。经过一番激战，终于击退了北洋军的进攻。

正在此时，守卫北门箭楼的郭玉泉大队，带领标下的“当家、管事、尖口”等兄弟，冒着弹雨将“猪儿炮”（清朝遗留在北门的前膛炮）抬上城墙，装满火药，填上耙齿、铁弹，瞄准太阳宫北洋军的人群，点火就放。一声轰隆巨响，如同旱天惊雷，密如雨点的耙齿、铁码、生水沙子，飞临北洋军的前沿阵地，所暴露的人马，成片伤亡，损失很大。加之北洋军的主要火器“水机关”又出了故障，军心动摇，纷纷溃逃，匆匆忙忙退回来凤县城。

龙山讨袁护国军首战告捷，军威大振，士气旺盛，民众欢腾。当时的民间艺人编写的“三棒鼓”词这样描写道：

一字有一横，有个黄壑琴，
带领南兵打北兵，防守龙山城；
南兵不像样，手拿洗衣棒，
人马铺在城墙上，北兵不敢上；
北兵你莫笑，机枪只管叫，
试试老子猪儿炮，包你脑壳掉。

4月8日，黄家振率领龙山讨袁护国军5000余众，在北起石羔山，南至水寨一线，横渡酉水河，对盘踞在湖北省来凤县城的袁氏精锐北洋军王笃庆团，发动了钳形攻势。兵分两路，北路进

攻东、北两门，南路进攻西、南两门。这样，就把来凤县城团团围住。声势浩大的龙山讨袁护国军，虽然仅凭大刀、长矛、鸟枪及少量的快枪，进攻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但士气高涨；斗志旺盛，一路斩将夺关，直逼半边城、烟包山，向城内街区挺进。但在此时，遇到了北洋军顽强的抵抗。4月9日至11日，双方战斗成对峙状态，战况无重大发展。

4月11日黄昏时，据守烟包山、土堡、常德街、半边城的北洋军，凭借优良武器装备，全线反击。装备落后的龙山讨袁护国军，在敌人“水机关”和“盖板枪”的攻击下，无法抵制敌人的强大火力，只好撤退，被逼到接龙桥的狭长地带，以长矛、大刀和北洋军进行肉搏。激战通宵，护国军将士伤亡500余人，损失惨重，形势十分危急。

正在此紧急关头，龙山县讨袁护国军的城郊直属大队，由战斗经验丰富、善于近战、熟悉地形的一些绿营退伍老兵，组织成一支敢死队，跃出前沿阵地编组冲锋，沿小河北侧，向四斗种田坝上的北洋军猛攻。赵烧腊客手执梭标，左刺右杀，如入无人之地；腾二副爷飞舞大刀，向敌猛砍，如神兵天降；汤燕清、殷武山、晏海峰的父子兵和亲友队，如猛虎下山，奋勇冲杀。经过一场恶战，杀开了一条血路，抢占了四斗种大桥下游一带河沿，全军方才突出重围，从陡坎寺、庆凤山之间的浅滩涉过酉水，撤入龙山境内的卸甲坝。由于部队伤亡很大，损失惨重，无力再战，遂放弃进攻来凤县城的打算，部队全部撤至城郊进行整顿。

4月14日，效忠袁世凯的原知事彭世荃，在湖北来凤县北洋军保护和支持下，卷土重来，率巡警又占据了龙山县城。但是，只过了十来天，形势又发突变。原来驻来凤县的北洋军王笃庆团奉命北上，撤离鄂西。于是，彭世荃失去了靠山，深知呆在龙山城内凶多吉少，也只好化装潜逃离境。这样，龙山讨袁护国军再度光复龙山县城。

在湘西各县讨袁护国义军中，龙山县的义军人数最多，实力最强，与袁世凯的北洋军精锐部队单独作战，有效地牵制了鄂西北洋军，对全国讨袁作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龙山讨袁护国军在占领龙山县城期间，时值春荒，青黄不接，军民吃粮十分紧张。在此情况下，为了安定军心、民心，减轻地方负担，舍小家为大家，黄家振将凤阳街赐衣堂故居中父母兄弟存放的陈谷，全部拿来充作军饷。讨袁护国军司令兼代理县知事黄家振此举表率行动，深得军民的拥护和爱戴，被传为佳话。

半年后，湘西讨袁护国军司令张学济委派毛义玺到龙山接任。于是，黄家振带领龙山讨袁护国军离开县城，转移到洛塔一带活动。

形势逆转义军溃败 首领被害死于非命

龙山县讨袁护国军司令黄家振，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下，由一介书生领兵起事，虽曾轰动一时，在民众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是，黄家振缺乏带兵经验，加上讨袁护国军是由各种成分组成的游杂队伍，没有经过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思想混乱，纪律松弛，以致造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各自为政局面。加以一些支队、大队的领导成员，居功骄傲，专横跋扈，做出许多亲者痛、仇者快、伤害民众的坏事，使护国军的名声江河日下，影响越来越坏，最后导致了众叛亲离、自行瓦解的可悲结局。

首先，乱杀社会名流，引起群众气愤。县城名士范太忠，本是黄家振的挚友，同殷武山也是故交。一次，范太忠酒醉进入驻军公署，面责护国军领导管教不严，放纵部队扰民。不料护国军副司令曾槐荫大冒其火，认为丧失了他的脸面，不顾司令的故人情谊，派人追出喜鹊楼，用刀砍伤范的后颈，复加毒打，并勒索200吊钱，才准取保就医。事后，黄家振优柔寡断，碍于情面，不了了之，在县城民众之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样，义军在上层

人士中，特别是在知识界，丧失了舆论支持，反而受到谴责。

第二，部下妄杀族家，黄家振不予处理，导致众叛亲离。护国军大队长殷武山率部驻扎在团总黄仲云（黄家振的族兄）的私宅“岩朝门”。一次，时逢黄紫微（黄家振的族叔）与黄老二发生口角争吵，大队长殷武山不问青红皂白，竟以黄老二“惹事闹营”的罪名，将其杀害，并悬首营门示众。黄家振对此事也处理不力，听之任之，一味迁就部属，以致黄氏家族众责黄家振“逆忤”，形成众叛亲离的局面，使护国军失去了巨大财力资源。甚至连家振的得力护卫、族弟黄家睦，也满含愤怒的情绪离开了部队。

1917年春，龙山讨袁护国军兵退洛塔。这时，部队更难号令，不遵守军纪、烧杀掳掠、危害乡里的事件，时有发生。后来，为了解决粮饷的问题，部队又移居较为富裕的招头寨，事先研究曾作出决定：只要求团总符跃堂让出地盘；不干预部队筹粮筹款，就不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先头部队的大队长殷武山，不听号令，垂涎符跃堂的八支快枪，率队攻打乡公所所在地文昌宫，当场击毙符氏子弟18人，将其枪枝收缴，并抢去了不少财物，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其行径与土匪无异，震惊了全县。这样，黄家振所率领的讨袁护国军不仅与瓦房符氏家族结下了深仇大恨，而且在民众中完全丧失了威信。上告的“公禀”，如雪片般地飞向省会长沙，引起省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谭延闿接到这些控告信后，便命令湘西讨袁护国军第二军副司令谢重光，率领田义卿（土匪出身）的游击连，前来查办黄家振所率领的护国军扰民不法情况，并以“讨袁护国运动业已结束”为由，勒令解散龙山讨袁护国军这支队伍。同时，长沙方面又派出了一个姓罗的离职团长来龙山进行“离间”活动，抛出了“奉上级指令，龙山县义军首领应立即离队赴省，另有重用”的诱饵，进行内部分化瓦解。而龙山他砂乡团总符跃堂，联合城乡的豪绅，组织联防队，四处设卡，攻打龙山护国军。在内外压力之